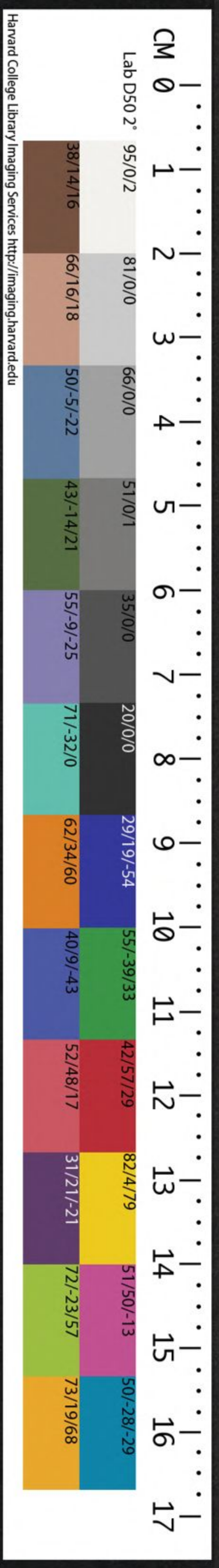


T2516/7928(104)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104



卷之
百九

五代三

史緯卷二百九

五代史四

列傳

晉臣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狀貌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以公輔自期。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勸其可從。佗途求仕，維翰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鑄鐵硯以示人，曰：「硯敝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爲掌書記，高祖有異謀，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邪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



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已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遣維翰往見德光，為陳利害。德光意乃決，卒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卽位，拜維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出為秦寧節度使，吐渾白承福為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維翰疏言：契丹未可與爭，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之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胷中。得此疏，吾意決矣。出帝卽位，拜侍中。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樞密使，封魏國公。數日之間，百度寔理。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

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讒之。帝欲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以為不可。玉既為相，維翰日益疎。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陰白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知之，怒罷維翰為開封尹。維翰遂稱疾，稀復朝見。契丹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計事而謀不合，欲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得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成於維翰而敗於延廣，故契丹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為言。邪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皇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來見，而帝以維翰請毋絕盟而已，不從。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權臣宿將

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及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畏懼如此，吾不可再見之。」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謂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耶？」崧慙不能對。彥澤使人縊殺之，盡掠其貲財而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之，何必自盡？」德光至京師，使人以尸還其家。

景延廣，陝西人。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朱守殷以汴州反，延廣爲軍校當誅。晉高祖惜其才，陰縱之。後爲客將，高祖卽位，遷馬步軍都指揮使。出帝之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帝初卽位，大臣議告契丹，奉表稱臣。延廣請致書稱孫，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怒以責晉。延廣謂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佗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無以取信，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

出帝置酒延廣第，延廣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契丹入寇，延廣從帝北征，爲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虜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泣訴於帝，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帝不能制也。契丹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延廣閉壁不敢出，契丹

去，帝還京師，出延廣爲河南尹，畱守西京，延廣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不能支契丹，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妓樂，惟意所爲，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戀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與從事閻丕馳見德光於封丘，并不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不服。瑩從衣領

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
 籌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
 至陳橋夜止民家扼吭而死延廣見執遼人欲剽掠其家牙
 職咎居潤保護之得免居潤仕宋至檢校太尉嗚呼自古禍
 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始以契丹而興終為契
 丹所滅方其以逆抗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徒將一介之命
 持片舌之辨能使契丹空國興師出危解難遂成晉業當是
 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釁結兵連敗約起爭則發自延廣大
 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用心則異而受禍則同
 其故何哉蓋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常見其禍未見其福

也。可不戒哉。

漢臣

蘇逢吉長安人漢高祖鎮河東逢吉父悅為從事逢吉常代
 悅作奏記悅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以為節度
 判官高祖性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
 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內之懷中伺高祖顏
 色而進之高祖多以為可甚愛之為人貪詐無行喜殺戮高
 祖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
 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報曰獄靜矣高祖即位拜逢吉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時方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素不學

書閣使如
 中書舍人
 之類

祈福而殺
 之能不取
 怒耶

問每事裁決出其意見，故漢世尤無法度，德政不施，民無有所稱焉。逢吉與蘇禹珪在中書，所行多違舊制，市權鬻官，謗讟謹譁。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永吉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驥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許以一州求其先世玉帶，永吉辭以無有。逢吉乃使人市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以橐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逢吉。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子弟出怨言，崧自北還，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誘人告崧謀囚高祖山陵爲

州可別賣

亂，遂族崧家。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爲盜族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不得已，但免族而已。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村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爲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逢吉以仁魯爲能，由是天下殺人滋濫。逢吉益爲豪侈，以中書堂食不可食，命家厨進羞，日極珍美。繼母死，不服喪，妻卒，諷百官及州鎮輸綾絹爲喪服，未暮除其子爲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逢吉而入，逢吉怒，託以佗事告高祖，杖

殺之隱帝立逢吉會飲王章第使酒史弘肇怒甚逢吉謀出
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日苟捨此而去史公一
處分吾糞粉矣隱帝少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
等患之逢吉每以言激之業等殺弘肇以逢吉權知樞密院
方草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
王處訥曰昨夕未暝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
太祖至北郊官軍敗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
殺為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
史弘肇榮澤人為入驕勇走及奔馬漢高祖建號於太原拜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弘肇為將嚴毅寡言麾下少忤意立搥

三指難解
張彥澤傳
作斷其腰
領為三之
也

殺之軍中股慄行兵所至秋毫無犯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
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大漸與
楊邠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立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
承興趙思綰反三鎮用兵京師流言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
罪無大小皆死時太白晝見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有醉人
忤軍卒軍卒誣其訛言立斬之凡抵罪者吏以白弘肇弘肇
示以三指吏即腰斬之為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之刑李崧坐
奴告變族誅於是僮奴厮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燕人何福
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
進笞之僮誣告福進以玉枕遺吳人弘肇捕福進棄市帳下

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領歸德其副使月率私錢十緡以獻潁州麴場官麴溫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以溫爲直拯訴之弘肇弘肇以潁已屬州而溫不先白遂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弘肇拜中書令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未有賜爾曹何功乃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弘肇與蘇逢吉楊邠有隙嘗會飲竇貞固第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劔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

髮趣

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曰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爲譏已大怒詎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毆之逢吉走出弘肇起索劍追之楊邠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致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是時李業郭允明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言弘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然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與業等密謀乾祐三年十月弘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族其家弘肇已死帝坐崇元

殿召羣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羣臣莫敢對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今日吾得爲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卽位追封鄭王楊邠冠氏人漢高祖卽位拜樞密使與蘇逢吉等相排忌隱帝立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時逢吉禹珪以私賄除吏多謬及是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爲可乃以白淡革逢吉所爲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謂爲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務爲苛細凡前資官不得調天下行旅給過所然

後得行人情大擾不可行而止邠常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太后弟李業求爲宣徽使帝與太后以問邠邠以爲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及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皆以爲不可由是隱帝大怒左右乘間搆之與史弘肇同日見殺周太祖卽位追封弘農王王章南樂人高祖卽位拜三司使隱帝立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匱而三叛繼作用兵關西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爲雀鼠耗章增至二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爲

七出也

陌章滅其出者陌三民有訴田者必全覆其州縣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章意猶不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皆抵死吏緣爲姦民不堪命與史弘肇同見殺

劉銖陝州人高祖鎮太原以爲左都押衙銖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爲勇斷類已特信用之高祖卽位拜平盧節度使用法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曰若干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用兩杖齊下謂之合歡杖增民租畝錢三十以爲公用民不堪命隱帝以銖貪暴召之恐不至時郭淮攻南唐還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代銖銖見禁兵在不敢有異

志乃受代還京師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隱帝命銖誅太祖與王峻家屬太祖入京師銖見執太祖使人責之曰與公共事先帝豈無故人之情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吾爲國誅叛臣豈知其他太祖方欲收人心與羣臣議曰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羣臣皆以爲善乃止殺銖赦其妻子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爲武德使隱帝卽位業益用事無顧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父問禳除之法延父曰臣職天象日時察

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魃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郭允明等狎昵爲度語相誚戲放紙鳶于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帝不省。時宣徽使闕業欲得之。太后遣人微諷大臣楊邠史弘肇皆以爲不可。業由此謀殺邠等。邠等已死遣供奉官孟業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曦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已至滑州。隱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業請出府庫以賚軍宰相蘇禹珪以爲不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爲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

兵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家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漢兵敗業取內庫金寶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不納。業走至絳州爲人所殺。

郭允明高祖所養也。少爲高祖所愛。隱帝尤狎之。允明益驕橫使荆南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荆人恐厚賂以遣之。遷飛龍使與李業殺楊邠等暴尸市中。允明手殺邠等家屬於朝堂。王章壻張貽肅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走趙村。允明弑帝于民舍乃自殺。

周臣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任用小人而邠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邠與章弘肇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獨免周世宗爲開封尹朴爲推官世宗卽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人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

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稅輕役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可以卽戎而後用之彼方之人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民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用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

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然彈丸之地。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矣。遷端明殿學士。世宗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召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惟翰林學士陶穀。實儀。御史

中丞楊昭儉與朴言用兵之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策。益以為奇。引與議天下事。無不合意。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為東京副留守。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外事征伐。內修法度。朴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曆。六年。詔朴考正雅樂。朴以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為。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朴之留守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

五代之君
莫賢於世
宗五代之
臣莫賢於
王朴而皆
不壽天意
明明在宋
也

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朴所作樂至今用之不變其陳用兵
之畧非特一時之策云淮南宜最先取并州必死之寇可爲
後圖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世宗
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昇
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數四贈侍
中嗚呼作噐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
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譬之奕然知其用而置得其處
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碁注目終日勞心
使善奕者視之爲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
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

所施哉世宗外事征伐內修制度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愚
於晉漢而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
於上以暴其短置賢智於下而沒其材使君子小人皆失其
所而國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
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國享安榮治亂之相去雖遠而所
以致之者無多亦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
多士之不遇者可勝道哉
扈載北燕人舉進士第拜校書郎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
作碧鮮賦題寺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錄之覽而稱善拜
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居百餘日力疾入謝世

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旋卒。年三十六，載以文才，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之，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謂穀曰：「扈載有文才，而公不用，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世宗英果，樂延天下奇才，尤禮文士，載與張昭、竇儼、陶穀等俱被進用，穀文辭最劣，徒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其辭，大抵類俳優，昭儼論議粲然，不爲穀之諛也。

死節

王彥章，鄆州人，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先鋒，馬軍使。末帝卽

位，遷澶州刺史。彥章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勁敵。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鷄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以自絕。晉人畏彥章在梁，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

宿將多被讒間，彥章不見用。龍德三年，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曰：「三日。」左右皆笑。彥章受命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韃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趨德勝，舟兵舉鐵鎖燒斷之，以巨斧斬浮橋，浮橋斷，彥章引兵急擊南城，遂破之，正三日耳。時莊宗在魏。

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南城，馳騎救之，行二十里，得夾寨，報曰：「彥章兵已至此，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段凝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憤梁日削，嫉巖等所爲，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與凝叶力傾之，彥章破南城，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凝書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凝言彥章使酒輕。

癡話

敵以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毀之。遂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時梁之勁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駕五百騎。新募不可用。以屬彥章。使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識彥章。聞其聲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墜馬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用兵。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賜藥以封創。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曰。臣

受梁厚恩。非死不能報。且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力窮見執。雖生亦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復遣明宗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曰。豹死畱皮。人死畱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晉高祖時。贈太師。裴約。潞州牙將也。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叛。晉以澤潞降梁。約召州人泣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今郎君違背君親。吾寧死于此。不能歸梁也。眾皆感泣。梁遣董璋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曰。吾於繼

韜何薄於裴約何厚而約乃能盡節邪。謂符存審曰：一州易得。裴約難得。澤州既不可守，爾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

劉仁贍，彭城人。周師征淮，遣李穀攻壽春。李景遣將劉彥貞拒之。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橋，彥貞見周兵，却急追之。仁贍以爲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世宗圍壽州。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屬大暑，霖雨彌旬，周營水深數尺，兵多死。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爲景兵所焚。世宗東

趨濠梁，畱李重進、張永德攻壽州。景遣齊王景達列砦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重進與永德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大敗李景兵。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李景亦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遣景使者孫晟等至城下諭之。仁贍子崇諫謀與諸將出降，仁贍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救不能得，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使入城養疾。卽日下制書曰：劉

身死一日
夏好

仁瞻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拜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瞻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壽州故治壽春世宗徙治下蔡而復名其軍曰忠正曰吾以旌仁瞻之節也李景亦贈仁瞻太師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矣仁瞻既殺其子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周世宗實錄載仁瞻降書蓋其副使孫羽所為考世宗制書乃知仁瞻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于軍卒或

出于偽國之臣可勝嘆哉

蓋歎賢科與中國無人非謂軍卒及他國不當有忠臣也

死事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去則天下無士矣而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于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不顧其存亡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作死事傳其

戰沒者不得與也。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史彥超、馬彥超見本紀。翟進宗見楊光遠傳。

張源德，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降梁，為蔡州刺史。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劉鄩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以魏博降晉。源德為鄩守貝州，諸將欲擊之。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乃可圖也。遂先襲德州，然後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元城，晉軍破洛州，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磁州刺史靳昭相

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時晉已下全燕，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貝人聞晉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晉人許之。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圍而盡殺之。

何如與源德俱死

夏魯奇，青州人。初事梁，後奔于晉。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軍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鬪，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梁將劉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

騎覘敵，遇鄴伏兵，圍之數重。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賜絹千疋，拜河陽節度使。爲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畱。明宗遣中使諭之，乃得去。復徙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拒之，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

姚洪，梁之小校也。嘗事梁將董璋，後與璋歸唐，授指揮使。戍閩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書，輒投厠中。璋破閩州，執洪，璋曰：爾爲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鬻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

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割其肉食之。洪大罵至死。明宗聞之，泣下，官其二子。

王思同，幽州人，事劉仁恭爲指揮使。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遷鄭州防禦使。明宗時，爲雄武軍節度使，吐蕃數爲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來朝，明宗問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以爲京兆尹。西京畱守，潞王從珂反，于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已所以興兵討亂之狀，遣伶奴安十

十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權以通意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
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等送京師
愍帝嘉其忠以思同爲都部署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
城從珂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
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瘡滿身士卒固嘗
從我矣先帝新棄天下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有何罪
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皆憐之興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
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
潞王吾主也引軍自西門入降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
使尹暉麾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

棄仗呼聲聞數里遂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
長安副畱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追獲思同責
之曰罪可逃乎思同曰從王而生何以見先帝於地下從珂
媿而殺之漢高祖卽位贈侍中興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
張敬達代州人少事唐莊宗爲廳直軍使清泰二年契丹犯
邊廢帝以石敬瑭兼大同等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遮敬
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乃定廢帝疑敬瑭有異志乃授
敬達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徙敬瑭鎮天平以敬達爲大同
彰國振武威塞軍都部署敬瑭遂反廢帝以敬達爲招討使
敬達圍太原爲長城連柵將成輒爲風雨所壞敬瑭求救于

契丹九月，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瑭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木鞍皮韉，人馬皆不甲冑，趨唐軍。唐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萬餘人皆死，敬瑭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瑭，長百餘里，濶五十里。敬瑭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來，敬瑭軍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有二心，無救。敬瑭意，敬瑭猶有兵

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瑭降，敬瑭不聽。光遠促之，不已。敬瑭曰：諸公相迫至此，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卽斬敬瑭降。耶律德光聞敬瑭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

沈斌，下邳人。事梁及唐，爲虢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爲邠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還過邠州。斌以契丹深入，歸兵羸乏，可擊。以州兵邀之，戰敗。契丹急攻之。趙延壽招斌降，斌罵曰：公父子謨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爲也。城陷自殺。

王清曲，周人。初事唐，後事晉，爲奉國都虞候。開運二年，從杜

重威戰于陽城爲步軍之最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而以精騎竝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樂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此去鎮州五里清請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而重威有二志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于此矣力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太傅

孫晟密州人少爲道士居廬山畫唐詩人賈島像晟夕事之諸道士惡其異驅出之乃儒服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爲著作佐郎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敗晟棄妻子亡命

畫像何如

安重誨以晟教守殷反畫像購之不得族其家晟奔吳時李昇篡楊氏方招四方之士喜晟文辭晟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及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與馮延巳竝爲相晟輕延巳爲人常曰金椀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貴多効之周世宗征淮李景懼遣牙將王知朗奉書求和世宗不荅又遣學士鍾謨李德明奉表稱臣不荅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畱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

史綱 卷之二 百九
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
臣五日容還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
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見留德明等既還景不肯
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分攻廬壽已而
周兵敗盡失所得諸州景勢復振重進與永德有隙永德上
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相疑以蠟丸書遺重進勸
其反晟初奉使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
抔土永陵昇墓也世宗之還晟與鍾謨隨至京師館于都亭
驛待之甚厚每朝會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及周
兵敗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

重進以景蠟丸書來上多斥周過由是發怒曰晟來使言景
畏吾神武願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命虞
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
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
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既死鍾謨貶耀州司馬世宗怒解
憐晟忠悔殺之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遣謨還景聞
晟死贈魯國公

一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
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食其祿居其位充然無

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當時可道者何少也。雖曰干戈興，學校廢，故禮義衰，風俗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求之傳記，而邦國崩離，文字殘缺，僅得四五人而已。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至死而不言，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以孝義自修於家，而風行於鄉里，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鄭遨，字雲叟，滑州人。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子不從，遨乃入少

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善，振事梁貴顯，欲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聞者益高其行。遨聞華山有五鬣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欲求之，因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遨不受。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賜號逍遙先生。卒年七十四。遨好飲酒奕棋，時時爲詩章，落人間，人間珍重之，寫以縑素相贈遺，或圖寫其形，翫于屋壁，其迹

雖遠而名愈彰。與石門荷蓀之徒異矣。與遨同時有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矣。高祖善之。賜號玄通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臨淄人。家有書千卷。四方之士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未嘗有怠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以為臨淄令。習

諱石為右
近有諱得
為諱者並
可發笑

入朝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責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昂趨出。解官還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為戒。昂父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晉高祖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權等上昂行義。徵至京師。召見便殿。以昂為宗正少卿。出帝即位。晉政日壞。昂上疏極諫。不聽。稱疾東歸。以壽終。

程福贊。不知其世家。晉出帝時。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契丹入寇。出帝北征。軍士夜縱火焚營。欲為亂。福贊身自救。火亂

者不得發福贊以爲契丹且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
動搖人聽因匿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贊下利其去而代
之因誣福贊與亂者同謀所以不奏出帝下福贊獄福贊不
自辨見殺

李自倫、涿州人。天福四年，尚書戶部奏涿州司功參軍李自
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得本州
審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
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鳥鄉爲孝
義鄉匡聖里爲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

唐六臣

六臣循爲罪魁貽矩次之
餘四人稍從未減可也

甚哉白馬之禍可謂流涕者也然士之生死豈一身之事哉
初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爲太常卿宰相裴樞謂
太常卿常以清流爲之廷範乃客將不可梁王大怒曰吾常
以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爲此邪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
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
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
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
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
人朝廷爲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張文蔚爲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爲副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策爲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爲副文蔚等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王于金祥殿梁王袞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太常卿與社稷執重使樞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旣與之共盡其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狡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河間人昭宗遷洛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蔓引朝士輒加誅殺縉紳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梁太祖立仍以文蔚爲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卒

楊涉收之孫也哀帝卽位拜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性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謂其子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且及子矣唐亡事梁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無所施爲罷爲左僕射卒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官太子太保致仕

張策燉煌人華州韓建辟判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留以為掌書記薦之于朝拜翰林學士太祖即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仕卒

趙光逢父隱唐左僕射光逢以文行知名方直溫潤時人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為太常卿唐亡事梁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

薛貽矩聞喜人仕唐為兵部侍郎貽矩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勞之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當乃稱臣拜舞

阿恨

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述起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空卒

蘇循不知何人也巧佞阿諛惟利是趨事唐為禮部尚書梁太祖弒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去不仕而循傳會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太祖躁怒急于禪代欲邀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為冊禮副使循子楷舉進士及第昭宗遺學士陸扈覆落之楷慙恨昭宗弒後楷為起居郎與柳璨張廷範等相結謂廷範曰夫謚以易名所貴者信也前謚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為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

言乃上疏駁議。廷範嘗求太常卿，不得，亦怨唐。因下偕疏。廷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謚昭宗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梁太祖卽位，大宴玄德殿，舉酒屬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慙不能對。獨循與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循父子自以附會梁室，旦夕引首希進，用敬翔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無行，不可立於新朝。皆勒歸田里。循依朱友謙於河中。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卽位，求唐故臣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時梁未滅，晉諸將相不

與人

欲晉王卽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未有贊成其議者。故晉王久未決。循至魏州，望聽事，卽拜，謂之拜殿。及入謁，稱臣舞蹈呼萬歲。晉王大悅。明日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以循爲節度副使。會病卒。莊宗卽位，贈左僕射，楷爲尚書員外郎。明宗立，大臣欲理其駁謚之罪，以憂死。嗚呼！始爲朋黨之說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淡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朝皆小人也。其君子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

錮天下之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君子而存其餘者皆小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主之朝而去其輔翼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厥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人主之國而畀之權奸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不能遍及也。惟指以爲朋黨始可充類而盡去之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共宦同學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善人之類也。故欲空人主之朝而去其輔翼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焉矣。夫善與善相從此自然之理也。故

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見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得聞善言矣。見善不敢薦引。人主之目不得見善行矣。君子日遠而小人日進。人主悵悵然誰與圖治安之計哉。故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厥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不敢爲。惟盡其國而去之。然後得肆志于無所不爲。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奪人主之國而畀之權奸。由其國無君子。盡其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其是之謂與。可不戒哉。

史綱 卷二百十
副本存孝存進作義兒傳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見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居人問焉言家適生兒太祖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嗣昭短小而膽勇過人嗜酒太祖嘗戒之遂終身不飲爲內衙指揮使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之嗣昭與會戰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攻梁潞州克之三年取梁洛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遇伏兵大敗天復元年晉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梁嗣昭拔汾州斬瑋遂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時梁

兵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晉絳執梁將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梁兵遂圍太原慈隰汾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李存信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乃止嗣昭出奇兵擊梁軍時鎮定皆絕晉而附梁晉外失二國之援內亡諸州孤城被圍嗣昭力戰之功爲多梁兵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遣人招嗣昭嗣昭斬之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得勝吾若收軍使彼休息

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時梁軍趨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登山，梁軍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嗣昭權知幽州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號哭，閉關遮留。嗣昭夜遯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契丹圍莊宗數十重。嗣昭率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為鎮人所敗，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為賊射中腦。嗣昭顧箠中矢盡，拔矢於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子繼儔，長而懦。其弟繼

韜囚之而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因以為留後。魏琢教繼韜反，繼韜未決。莊宗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琢以莊宗召居翰問繼韜事，且見誅。繼韜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帝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隨其母朝京師。繼遠曰：「兄為臣子，以反為名，復何面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廩實，不如閉城坐食，以延歲月。」愈於往而就戮也。繼韜不聽。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居積行販，貲至百萬。嗣昭為梁所圍，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皆言繼韜初無惡意，為奸人所誤耳。復賂劉皇后，后為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莊宗

繼儔固非
繼達殺兄
可乎

乃釋繼韜數召從獵寵倖無間而李存渥切齒詆責之繼韜
懷不自安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使繼遠起變
於軍中冀遣已往安緝之事泄斬于天津橋并誅其二子遣
人斬繼遠以繼儔知州事已而召繼儔還京師繼儔悉取繼
韜妓妾珍翫其弟繼達曰次兄父子誅死大兄不仁利其貲
財淫其妻妾非人所為也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殺繼儔副
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剄死嗣昭七
子繼能明宗時笞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
弟繼襲伏誅惟繼忠獲免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
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為援契丹求賂高祖貸于繼忠

以取足高祖甚德之以為沂棣單三州刺史卒楊氏平生積
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昭韜忠
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為振武節度使契丹攻蔚州嗣本戰
歿

存孝飛狐人本姓安太祖掠地代北得之賜姓名以為子晉
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洛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
晉取三州存孝功為多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王遣
李讜攻李罕之于澤州存孝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恃太原
以為命今上黨已歸唐梁王圍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公
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

時梁未受
而挾唐
以號令

之未穴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鬪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擒之李讜敗走存孝還攻潞州唐以孫揆爲潞州節度揆儒者以梁卒三千爲衛褒衣大蓋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伺揆軍過橫擊斷之擒揆以歸梁遣葛從周守潞州以待揆聞揆見執棄去晉復取潞州太祖以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不食者數日存孝猿臂善射身被重鎧橐弓坐稍手舞鐵槌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大順二年徙邢州留後晉軍連歲攻趙存孝嘗爲先鋒下臨城元氏趙王求救於幽州李匡威晉軍引去存孝與存信有隙存信譖之曰存孝有

二心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以歸唐請會兵伐晉唐命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求和於晉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兵掘塹以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袁奉韜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爾王俟塹成且留兵去諸將非公敵也雖塹何爲存孝以爲然縱兵成塹塹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城中食盡存孝登城呼曰兒蒙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讐乃存信構陷之耳願見王一言而死太祖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爲之耳太祖叱曰爾爲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邪縛至

史綱 卷二百一 五
太原車裂之以徇太祖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爲之不視事者十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後太祖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爲不然太祖怒殺之
存進振武人本姓孫拜振武軍節度使時晉軍德勝爲南北寨乘舟來往頗以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以葦竿維大艦爲浮梁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李嗣昭戰歿以存進爲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爲柵晉軍晨出芻牧張文禮以兵千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殺之殆盡因歿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爲洋州節

度使潞王從珂反漢韶與張虔釗會軍討之唐軍皆降從珂獨漢韶與虔釗不降奔蜀爲武信節度使卒

伶官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曰梁吾仇也燕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之錦囊負以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成功其意氣

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知音能度曲，好俳優。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是也。其小字亞子，或謂之亞次，又自為優名曰李天下，自其為王，至于為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

官闈之間
偶一戲笑
亦自不妨
但不當使
女子小人
與政耳

此用事遂至于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家世，特諱其事。莊宗乃為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篋，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以此為笑樂，其戰于胡柳也。嬖伶周匝為梁人所得，後滅梁入汴，周匝謁于馬前，莊宗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行，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閣其命，伶人屢以為請。

莊宗謂崇翰曰。吾已許之矣。慙見此二人。公言雖正。爲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莊宗怒。叱縣令去。命殺之。伶人敬新磨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縣令得免。莊宗嘗與羣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詰新磨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乎。邪。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甚厚。新磨嘗

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諱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諸伶獨新磨善俳。而不聞其佗。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爲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用事。莊宗遣進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奏事殿中。左右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

呼爲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嬪御未備，闈宦希旨，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及幸鄴，遣進等採美女千人，以充後宮。進等緣以爲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皆樂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壻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將爲婦翁報仇，且反，遂殺之。」朱友謙以河中降晉，伶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進讒友謙曰：「崇韜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族友謙，天下寃

崇韜元功
莊宗無罪
殺之詭言
致變若有
天道然

之進官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爲武德使，居鄴都，魏博六州之政決于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以故族其家，鄴人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建徽爲澶州刺史，詔彥瓊殺之。彥瓊祕其事，夜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怒崇韜殺繼岌，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來鄴者傳此語以歸。」皇甫暉聞之，因劫趙在禮作亂，賊至館陶，鄴都巡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與，曰：「待賊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

史紀 卷一百一十一
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噪大恐，單騎走歸京師。在禮遂入于鄴，郭門高名從謙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親軍也。從謙拜崇韜爲叔父，皇弟存乂以從謙爲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諸將會軍中，酒酣，從謙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寃，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謀亂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爲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盡坑爾曹，軍士皆欲爲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東幸。

汜水，謀扼關以拒嗣源。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莊宗入食內殿，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從謙率營軍攻興教門，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之，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于絳霄殿廊下，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戒哉。

宦者

張承業，唐僖宗時宦者也。晉王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

晉王喜其爲人，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遣承業使
晉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及崔胤誅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
殺之。晉王重承業，不忍殺。晉王病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
子累公，莊宗兄事承業，甚親重之。莊宗與梁戰河上十餘年，
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盡心不懈，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
課農桑，以成莊宗之業。自太后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
切以法繩之，權貴斂手。莊宗歲時自魏歸省，須錢蒲博賞賜
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
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以贈。莊宗指錢積謂
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和哥？」繼岌小字

也。承業謝曰：「國家之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語侵承業，承業
怒曰：「臣老敕使，豈爲子孫計耶？惜此庫錢，欲佐王成霸業，爾
王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
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
誓雪國家之讐，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太
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卮酒謝承
業曰：「吾以杯酒之失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
肯飲。莊宗入，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咎之矣。明日
太后與莊宗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許諸將
卽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見莊宗曰：「大

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也。今元克未滅。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子孫而立之。使唐之子孫有在者乎？夫孰敢當此使其無有。則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承業議論偉然。殆非宦者之言也。

張居翰唐掖庭令。張從攻之養子。昭宗時爲范陽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之。以免。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莊宗卽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至秦州。而明宗軍變。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居翰發視之。言誅衍一行。居翰以殺降不祥。乃以詔傅柱。楷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求歸田里。卒。嗚呼。自古宦者亂人之國。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害已深而覺之。欲與外臣之疎遠。圖左右之親近。

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唐昭宗之事是已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與崔胤圖之胤顧力不足為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宦者挾天子走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為諸鎮所藏匿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駕覆車而履其故轍也悲夫莊宗滅梁時承業已死居翰雖為樞密使而不用事宣徽使馬紹宏頗見信用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疑其有異志陰

使崇韜在
養豈豈至
於死繼豈
殺崇韜乃
自殺也

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之反天下皆知禍起于魏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韜破蜀莊宗信宦者而疑之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為之也當時唐之精兵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明宗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竄山谷多削髮為浮屠其在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殺之於都亭驛明宗晚多病王淑妃專政宦者孟漢瓊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明宗以此

飲恨而終。後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廢帝惡而殺之。
雜傳

王處直，京兆人。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為唐金吾大將軍。子處存，處直，處存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鎮兵討賊，巢敗，第功。勤王倡義，處存為第一。處存卒，鎮軍推其子郃為留後，拜節度使。處直為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攻定州，郃遣處直率兵拒之。為梁兵所敗，敗兵返入城，逐郃。郃奔于晉，推處直為留後。梁兵圍之，處直請事梁，出絹十萬匹犒軍。梁太祖表處直為節度使。及卽位，封北平王。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効。

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於栢鄉。其後晉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其客李應之，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疾愈。處直以為神，使衣道士服，為行軍司馬，事無大小，咸取決焉。應之於陘邑闌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為子，而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為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大第，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為患，而莫敢諫。幽州李匡儔假道中山，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

行賞陰疏甲士姓名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都爲人狡佞有計謀處直以爲節度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鎮亡定不獨存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以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孽子郁與郃奔晉晉王以女妻之爲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懼許以郁爲嗣使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郁大喜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舉國入寇都旣不悅而定人不欲契丹之來小吏和昭訓因勸都舉事都執處直囚之自爲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於西宅處直奮起楹其胷而呼曰

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欲齧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莊宗敗契丹于沙河過定州與都相得歡甚爲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爲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所請無不從明宗立惡都爲人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和昭訓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爲自安之計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舉兵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與王郁招契丹爲援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爲晏球所敗被執晏球曰吾常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殺之臨刑神色自若

晏球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都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闌得一男子愛之，養於宮中，以爲子，名李繼陶。明宗卽位，以乞段徊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士識者曰：「繼陶也。」共詬之都兵少，藉契丹兵守城，呼秃餒爲餒王，屈身事之。都伺察嚴密，諸將有欲出降者殺之，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城破，都與家屬自焚死。處存有孫廷胤。晉高祖立，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直爲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契丹謂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爲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

爲天子，豈有漸乎？」高祖遽徙廷胤鎮義武，曰：「此王氏之後也。」劉守光，涿州人，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爲人，不使居軍中，徙爲景城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使爲將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思歸出怨言。匡威爲弟匡儔所逐，仁恭聞亂，擁戍兵攻幽州，至居庸關，戰敗奔晉。晉以爲壽陽鎮將，仁恭多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言居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計。晉王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被匡儔以仁恭爲幽州留後，使燕留得監其軍，爲之請命于唐，拜盧龍軍節度使。晉攻羅

弘信徵兵於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責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仁恭遣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爲子請命于唐。昭宗未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爲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何求而不得也。」昭宗以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梁遣李思安救之，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橫尸數百里。梁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莫二州。仁恭懼，復附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悉發境內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

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圍之，深溝高壘，仁恭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相食，析骨而爨，或丸墮土而食，死者過半。仁恭乞師于晉，使者百輩。晉王乃出兵攻潞州，以牽梁。潞州破，梁軍解去。仁恭幸世多故，驕淫無忌，築宮于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美女充其中，與道士鍊丹藥，冀不死。令燕人用堊土爲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殺工匠以滅口。禁南方茶，自種茶以邀利，號茶山曰大恩。仁恭愛妾羅氏，其子守光，悉之。仁恭怒，笞而逐之。梁遣李思安攻仁恭，守光率兵擊走思安，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囚，率兵討之，爲守光所敗，乞兵于契丹，得

四萬人戰于鷄蘇。守光兵敗，守文陽爲不忍，呼於陣曰：「母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躍馬擒守文，殺之。」守文將孫鶴、呂充立其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斛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堊土，馬相食其驥尾，充等號饑民爲宰殺務，日殺以餉軍。延祚力窮，乃降。守光益驕，爲鐵籠鐵刷，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剔其皮膚以死。燕人逃禍于佗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曰：「我衣此，南面以帝天下，可乎？」孫鶴以爲不可，梁攻趙，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趙無罪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與我盟而背之，

今急乃來歸，兩虎方鬪，可待之。吾當爲卞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兵於栢鄉，進掠邢洛。至于黎陽，守光聞晉王空國深入，乃治兵戒嚴，遣人動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率二鎮以從晉，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而彊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班師。守光以爲諸鎮畏其強，諷諸鎮推尊己。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人告梁，請授己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

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曰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郊天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爲尚父誰當帝者乎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械梁晉使者下獄置斧鎖于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守文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兵至矣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勳不屈守光殺之晉遣周德威會鎮定之兵以攻燕澶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皆敗遣客將王

遵化致書於德威曰予得罪于晉今其病矣公善爲我辭焉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遽至此予受命討賊不知其佗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赦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爲朱溫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因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命也王欲許之嬖將李小喜勸其毋降守光因請俟他日是夕小喜降于晉軍明旦晉軍

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口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祝氏乞食于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容，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誅于地下。」晉王召小喜至，小喜瞋目曰：「囚父弑兄，烝其骨肉，亦小喜教爾耶？」晉王命斬小喜。守

光知不免，呼曰：「王將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為？」願先死，乃俱殺之。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李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爲軍校。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敗之，玫死。茂貞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相攻，昌符敗走。僖宗遣茂貞追擊昌符，殺之。拜茂貞鳳翔隴右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養子也。茂貞言復恭父子罪當誅，自請爲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

史紀 卷一百一十
兵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徙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有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甸服生靈，因茲受敵。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忿其不遜，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曰：茂貞地大兵彊，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禍變猝至，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無益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坐受凌辱，乃責讓能治兵。以覃王嗣周爲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其不可，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走，亡其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扈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盤屋，敗潰。茂貞遂

犯京師，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有隙，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臯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立珂。茂貞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未果。而晉王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璣，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至鄠縣，斬繼鵬，自贖。晉軍已破，王行瑜請擊茂貞。昭宗以晉遠而茂

唐之亡始於茂貞而成於全忠黃巢不必論也

貞近欲庇之以爲德以茂貞殺其子自贖矣詔罷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昭宗自石門還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已亦治兵請入覲京師大恐居人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至三橋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加茂貞尚書令封岐王昭宗爲宦者所廢旣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宦者中尉韓全誨等倚茂貞以爲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梁軍至同州全誨等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

朱溫殺人
之子多矣
宜其爲子
所殺

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于宮中設小磨遣宮人屑豆麥以供御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爲生茂貞窮迫謀以天子與梁以爲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于梁圍乃解天子幸梁軍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梁太祖卽位諸侯之彊者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爲皇

后鳴稍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寬仁愛物民頗安之以地狹賦薄下令榨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諂之曰臣請并禁月明初茂貞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曦來朝莊宗以其耆老尊禮之封秦王詔書不名同光二年卒年六十九從曦善書畫茂貞卒拜鳳翔節度使魏王繼岌征蜀爲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岌遣從曦部送王衍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不納從曦東至華州

聞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立聞重厚拒從曦遣人誅之從曦言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擾願貸其過雖不許人以此多之徙鎮宣武從曦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曦廢帝立復以從曦爲鳳翔節度使卒

韓建許州人爲軍校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破建西迎僖宗於蜀僖宗還長安以建爲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習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使人題衣服器皿榻榻之名於其上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

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
荆南成汭冒姓郭亦善撫緝號爲北韓南郭河中王重盈死
諸子珂珙爭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珙昭宗許
晉人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引見責之行瑜茂貞
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遂殺宰相韋昭度李璣等
謀廢昭宗會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與晉和乾寧三年李茂
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追及於富平泣曰藩
臣倔彊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
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
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衛以諸王將之建得昭宗幸其鎮遂

奸賊言似
可聽

欲制之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不報昭宗登齊雲樓
顧望京師思歸作詞以寄意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
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儂歸故宮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
諸王皆屬和而心甚不悅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他
鎮昭宗召建辨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詣建辨之建不見
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率兵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
大懼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悔
幸華州遣延王戒丕使晉謀之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
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見殺昭宗爲建立德政碑
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莊宗遊幸因

幸華大錯
悔可追乎

奸德政

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耳
 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
 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歔歔李茂貞梁太祖皆
 欲發兵迎天子建懼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為建畫
 像封潁川王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許國公梁太祖以兵
 嚮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
 召之建出降太祖責建背己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
 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陽昭宗舉酒屬太祖
 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何皇后
 舉觴建躡太祖足太祖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

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不利於公也太祖淡德之表建平盧
 軍節度使太祖即位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性剛
 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有言太祖每優容之出鎮許州軍

亂見殺亂臣如建到
底天不赦之

溫韜華原人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耀州刺史梁末帝時韜
 叛茂貞降梁梁以韜為靜勝軍節度使唐諸陵在其境內者
 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
 制度閎麗不畢八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
 為鐵匣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
 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晉王趨華原韜懼求徙佗鎮遂徙忠

乾陵豈靈
於昭陵亦

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后為言之。莊宗待韜甚厚，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鎮。明宗入洛，流於德州，賜死。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英主為之。雖直諫之臣善說之士，極陳禍福，不能開其惑，豈非未然之禍，不足以動其心歟？所聞溫韜之事，可以少戒也。獨周太祖能鑒厚葬之禍，其將終也，為書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宮，毋置守陵妾，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袞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劍甲各二，其一

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亦即曹瞞疑冢之意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他才能，全播勇敢有識畧，而全播獨重光稠為人。唐末羣盜起，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直吾輩之時，無徒守貧賤為也。」乃相與聚眾為盜，眾推全播為主。全播曰：「諸君如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真君等主也。眾謾諾之。全播怒，拔劍斬木曰：「不從吾令者如此木。」眾乃立光稠為帥，因攻王潮，取其虔、韶二州。光稠遣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輕進，全播度必敗，乃設伏以待。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劉岩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懼，全播曰：「吾知劉岩易與，爾乃選精

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于城南，告岩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僞北岩追之，伏發，岩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益賢之，梁初，南嶺表悉為吳與南漢分據，光稠獨請命于京師，願通道，輸貢賦。太祖為置百勝軍，以光稠為防禦使。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延昌好遊獵，為其將黎求所殺，求心忌全播。全播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于梁，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遂稱疾篤，杜門不出。彥圖使人覘其動靜，全播為篤疾狀，以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

楊隆演遣劉信破虔州，以全播歸廣陵。卒年八十五。

以五代逐主殺帥之時，全播光稠卒能相讓亦異人也。

鍾傳，高安人，為小校。黃巢攻掠江淮，所在盜起。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破之。遂逐觀察使，自稱留後。唐以洪州為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以兵攻之，皆聽命。獨全諷不下，乃率兵圍之。夜中，城內火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嚮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遂聽命。傳居江西三十餘年，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傳卒，子匡時自稱留後，養子延規與匡時爭立，乞兵于楊渥。渥遣秦裴攻

亦可取

匡時匡時敗被執江西遂入于吳

趙匡凝蔡州人父德誣事秦宗權爲申州刺史梁太祖攻蔡州宗權敗德誣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表爲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州破之德誣卒匡凝自立雷彥恭據荆南匡凝遣弟匡明逐彥恭太祖表匡凝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爲荆南留後時唐衰藩鎮不復貢獻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昭宗嘗欲都襄陽依匡凝以自全及太祖弒昭宗將代唐恐匡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者流涕曰受唐恩深不敢有他志全忠怒出兵攻之匡凝弟匡明大破汴軍於鄧州因勸匡凝與王建連和及成汭敗匡凝取

江陵表匡明爲荆南留後全忠以其兵分可圖使楊師厚攻匡凝自將繼之匡凝以兵二萬瀕江戰大敗乃焚州單舸夜奔揚行密匡凝至廣陵行密戲之曰君在荆鎮輕車重馬歲輸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爲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宴食青梅匡凝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爲媢渥遷匡凝于海陵後爲徐溫所殺楊師厚攻荆南匡明亦謀奔行密子承規曰昔諸葛亮兄弟分仕二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匡明乃趨成都王建待以賓禮授武信軍節度使卒

朱宣，宋州人，爲軍校，隸曹全晟。全晟據鄆州，宣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全晟死，軍中推宣爲留後。唐僖宗拜宣天平軍節度使，梁太祖鎮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爲秦宗權所困，乞兵于宣。宣與從弟瑾以兗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太祖已取滑州，欲并吞諸鎮，宣瑾旣還，乃馳檄兗鄆，言宣瑾誘軍卒以東，發兵攻之，遂爲敵國。苦戰曹濮間，時梁東攻徐州，西有蔡賊，北敵強晉，宣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爲梁所滅。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爲葛從周所執，斬之。瑾初補鄆州軍校，兗州節度使齊克讓愛之，妻以女。瑾行親迎，選壯士爲輿，夫藏兵器輿中，夜至兗州，兵發，虜克讓自稱

留後，僖宗拜瑾秦寧軍節度使。瑾與宣破秦宗權於汴州，梁太祖責其誘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屢相勝敗。太祖得瑾兄瓊，及宣將賀瓌，將至城下，告瑾曰：「朱宣敗矣，瓊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僞曰：「諾。」遣牙將持書幣詣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曰：「願得瓊來，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瑾伏壯士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壯士擒之，遂閉城，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下，乃留兵圍之。瑾嬰城自守，與葛從周戰，城下兵屢敗，宣亦敗於鄆州，乃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

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急趨兗。瑾城中食盡，與承嗣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以城降。瑾率麾下兵走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玉帶贈之。表瑾武寧軍節度使。梁遣龐師古攻淮南，行密遣瑾大破梁兵於清口，斬師古。行密死，渥隆演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不自安，嘗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強通之，妾歸自訴。瑾益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為，知訓出瑾為靜淮軍節度使。瑾將行，召知訓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瑾延之。升堂見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踣之。伏兵自戶突出。

殺之。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釋馬，使相蹠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携其首，馳見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擲其首，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為吳國除害，以一身死之，復何恨！」遂自刎。徐知誥在潤州聞亂，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為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名重，吳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瘞之。時多病瘡，取瑾墓土，以水服之，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溫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瑾嘗病疽，醫者視之色

